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「述而篇」第二十八章。

【互鄉難與言。童子見。門人惑。子曰。與其進也。不與其退也。唯何甚。人潔己以進。與其潔也。不保其往也。】

『互鄉難與言，童子見，門人惑。』「互鄉，依考據有十餘處」，這互鄉是一個地名，一個地方的名字。雪廬老人講，依照考據有十餘處，有十幾個地方都叫互鄉。「究竟在何處？有注解說在徐州，有說在河南等。」這個等就包括其他地方了。有的注解說是在現在江蘇的徐州，有的是說在河南。「這一章的句讀，各家所說也有不同。」這章書自古以來，各家注解所說也不相同。句讀，就是斷句。

「難與言，《集解》說：其鄉人言語自專，不達時宜。愛好執著，好壞都執著。」難與言，很難跟他講，用現在話講，很難跟他溝通。在《論語集解》這一本注解上說：其鄉人言語自專，不達時宜。就很執著，好壞都很執著，這是《集解》裡面解釋的。「有人說」，另外有人說，「十室之邑必有忠信，為什麼都難與言？」這個也是取《論語》夫子講的，十室之邑，一個地方也必有忠信之人，為什麼都難以跟他溝通呢？「所以有注解」句讀就把它「讀作互鄉」，互鄉，就是這樣兩個字。「互鄉」一句，「難與言」一句，「童子見」一句。「只是難與言的童子來見」，就是很難跟他溝通的童子來見孔子，「道理雖然可以說得通，但是句法難讀，唸得彆扭」。就是這個互鄉難與言，如果互鄉這樣一個句讀，就是互鄉，難與言，這樣唸起來覺得彆扭。道理雖然是可以說得通，但是不好

唸，唸得彆扭。有注解這樣的讀法，這是雪廬老人給我們舉出來，我們如果自己看其他的注解，看到有做這樣的解讀，我們就知道他們注解句讀各家所說有不同。

「門人惑，孔門弟子疑惑這個鄉的人難與言」，門人就是孔子的弟子，就起了疑惑，這個鄉的人就很難跟他溝通，「而且又是小孩，為什麼孔夫子要接見他？顯然是多事了」。他的門人有這麼疑惑，這樣的疑惑。

『子曰：與其進也，不與其退也』，「孔子說，人誠心敬意來求教，我允許他來找我，我就為他說，聽了以後，他聽不聽得進去，以後我就不管了，回去變了樣我也不管。這是教誨之道。總不能一來，怕他退，就不見了」。

『唯何甚，人潔己以進，與其潔也，不保其往也。』「那為什麼要見呢？他恭敬來見，我嘉許他的誠心，後來他不照我的話去幹，我不管。」孔子講見互鄉童子的原因，為什麼要見？他恭敬來見，我嘉許他的誠心。他有這個心來見孔子，來拜見孔子，來求教，來請教，我教他了，告訴他了，後來他不照我的話去做，我不管了。但是他來，求我教他，我嘉許他的誠心，也要見他，要教他。下面是雪廬老人講他自己，「吾若怕大家退轉，吾就不會在此講三十年了」。雪廬老人就引用到他自己上面來，他說如果怕大家聽他講經說法不能照做、退轉，如果怕了，他就不會在台中講三十年了。那肯定這個講法退轉的人很多，但是大家去聽了，他還是講。所以這個也是引用到他身上來，學了這個我們要用到我們自己身上來。如果有人來向我們請教，但這個人平常很難溝通的，但是他來了，還是要跟他講。

「從前的人對古書不敢妄改動，自朱子才開始大膽改，到了現今的人更是妄作了。」雪廬老人為什麼一直提出這個，因為的確我

們看到現在的人都是很狂妄。古人對古書不敢輕舉妄動，去改，自從宋朝朱子才開始，那現在的人更是狂妄到極處了。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還很多人批評孔子，這個都是妄作了。「這一章經文，《集注》又懷疑是錯簡，幸好沒有更改。」這一章經文，《論語集注》也懷疑可能是有抄錯字，錯簡，但是幸好沒有更改經文。「懷疑與改動經文是大毛病，從前的紅白帖子，都有闕疑，自古以來沒有人敢妄加更改的。六經都是孔子刪定的經，還不可以改動，何況《論語》是孔子與其弟子的言論，如何可以改動呢？」有疑惑的地方闕疑就好，不能隨便去改這個經。「你並未參預孔門當時的講席，如何可以妄加猜測？」我們也不是當時的人，也沒有去參加當時這個講席，怎麼可以用我們自己的看法妄加猜測？「看《論語》不可以自出新意，改動經文就是離經叛道，貽誤後人，有功也不能抵過。」那這種罪過就很重了，功不能抵過，會給後人誤導，貽誤後人，這個問題非常嚴重，我們學習必定要避免。我們看到雪廬老人也很慈悲，一直提到改經等等，這是讓我們先了解，自從宋朝以後有這些問題，那到現在就更離譜了。現在有些名人、學者，不但改經，還批評孔子，這樣的事情現在很多。我們看了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才知道這個問題。我們如果看到了，知道是怎麼一回事，不能被這些錯誤的言論所誤導。

好，今天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